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九

皇族 世胄附

古詩三首　律詩九首

哀王孫 洙曰前漢韓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至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王孫如言公子也王深父云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後其後多爲祿山所害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嗚呼以四海之廣人帝之尊念罔終則原其子孫如此豈孟子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歟

長安城頭頭白烏 蘇曰陳伯辨云烏有數種慈烏比他烏微小又哺之聲可聽大喙及白頭者皆不能反哺然不謂之孝烏謂之慈烏者盡受哺之際乃其母作声張口揺翅如母哺子狀亦其母慈所致或謂頭字當作頸頸盡烏無頭白者 夜飛延秋門上呼 蘇曰神堯初得天下夜有飛鴉數百皆集延秋西門呼鳴至夜分方散 又向 洙曰一作來 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 洙曰唐書本紀達官 避胡 趙曰白烏

之號不祥也天寶十五載禄山陷潼關明皇幸蜀從延秋門出宫烏飛號於門上暗言乘輿之出也乘輿既出矣公卿亦不逃避邪
金鞭斷折九馬死洙曰折石列切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
玦青珊瑚鄭曰玦古穴切○洙曰左傳晉侯佩太子以金玦可憐王孫泣路隅問
之不肯道姓名蘇曰陳遺過武功道中逢異人曰子先辱後榮遺與語荅問俱有理遺怪問姓名居住不
荅乃長揖下路入竹林中不知所之但道困苦乞爲奴趙曰齊建安王子貞被誅入床下叩頭乞爲奴
贖死不從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
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洙曰漢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注曰隆高
也準頰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趙
曰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乃雲定興女文帝喜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豺
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洙曰易龍戰于野讖四夷雲集龍鬬野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趙曰傚陸士衡顧保金石軀而千金軀字又用沈約雜詩坐喪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

衢且爲王孫立斯須詠曰周禮疏云舞交衢文選白骨交衢崔豹古今注大路交衢悉施華表○長晉伐乃判言也交衢謂路交錯要衝之所甫與之問荅不敢私言但共立少頃恐爲姦人窺伺故也昨夜東詠曰一作秦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詠曰師古曰橐駝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鮑曰陳來橐駝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也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詠曰山說桓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師曰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一日爲賊敗如入無人之境昔衞吐蕃吐蕃稱精兵今何敗北皆歸於賊故云云竊聞太子已傳位詠曰明皇傳位于肅宗聖德北服南單于鄭曰單時連切○蘇曰霍光曰聖德北服單于南化蠻貊民俗淳厚土各守職花門剺面請雪恥鄭曰剺隣題切○詠曰時回紇助順○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花門乃回紇地名甫有題花門詩回紇以花門自號剺面謂披其面皮示誠懇也慎勿出口他人狙詠曰後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字剺割也古通用○師曰狙切聽也甫欲王孫慎密其事恐爲諜者所得哀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詠曰

漢書曰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林昭帝
葬平陵謂之五陵選北眺五陵○趙曰後漢王伯阿望舂陵城曰
氣佳哉鬱鬱葱葱公之顧本朝興復如此○師曰玄宗幸蜀諸王
流離不見收錄父知五陵嘉氣中無天子出乎故以勿疎爲戒

奉贈李八丈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 洙曰神堯唐高祖也 珊瑚市則無 洙曰珊瑚至珍也非市中所有之物 騄驥人得有 洙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故在人則有之○趙曰騄耳與騏驥稷天子八駿中有之故云人得有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洙曰劍埋沒於豐城而氣衝星斗之間言不可掩也 事業富清機 蘇曰曹顗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 趙曰當艱難而爲政不優其大體貴在安靜 冗長吾敢取 洙曰言於艱難之際能脫畧細務也○鄭曰長直亮切多也○步符曰右按文選文賦文固無取乎冗長○蘇曰漢文帝冗長中似人者亦可采取○趙曰凡物之剩者爲冗長長去声陸機文賦今言爲政本分之外其如物之冗長者吾不取之吾字李丈自言也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

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沬曰前漢匡衡曰匡說詩解人頤注使人笑不能止也

簉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沬曰限值也值天子播遷也○趙曰雖有諫書之多積蒲朝簉而身則限不能造宮闕也亦詩曰駿奔走舊注非

入幕未展材沬曰一作撰幕府也○夢符曰古散晉史郗超在桓溫幕下謝安在外望見超曰郗生可謂是入幕之賓也

秉鈞孰為偶沬曰鈞鈞衡也詩秉國之鈞言作相

所親問淹泊趙曰入公自謂傳云愛其所親也楚辭王逸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同

況愛惜裹朽趙曰論語汎愛眾如郎仲文云廣從散從愛遂以為朋友之呼矣

垂白亂南翁

委身希北叟沬曰馬融傳論得北叟之後福淮南子北叟失馬人皆吊之北叟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對曰此何詎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對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大入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也○趙曰前漢項籍注范增說項梁云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注云南公南方之老人也北叟出班固幽通賦云北叟頗識其倚伏則指塞上之父為北叟也舊注引淮南子承翻塞上之人為北叟不知事則用淮南子塞翁失馬而亡則班固也

且成窮轍鮒沬曰轍中之鮒呼莊周求斗水之活

或

似喪家狗 誅曰孔子世家纍纍如喪家狗 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郁高

興激荊衡知音爲回首 趙曰水落石出所以爲枯也洞庭長沙荊與衡皆相連之地○師曰恰聞記拂國出珊瑚生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水取之東方朔云騏驥綠耳天下之良馬二物不可多得喻李公人百有曹顏遠思友詩請義側神與清機發妙理入公有機謀故能建立事業又能守官忠正躬正躬也艱難之際貴以清靜爲政元長吾敢取言不以煩碎爲務也持久言詩公始終世說桓帝武與郗超議芟黄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帳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矣秉鈞宰相之職執爲偶言非李之匹敵也所親言李與杜同出陶唐氏甫翁甫自稱言寓居荊南也北叟塞翁也失馬云未必不爲福及得馬又云未必不爲禍甫委身之窮達希慕乎北叟洞庭長沙皆荊南之地知音爲同首言有所思於李也

別李義 彥輔曰公自言杜與李同出於陶唐氏故此詩言余亦㳟諸孫也詩云中外貴賤殊乃與義爲表昆弟非李杜同出於陶唐氏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

洙曰唐高祖二十二子而此止云十七王其門未詳也道王名元慶第十六子也舒王元名第十八子也。鮑曰高祖二十二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故有十七子封王也

中外貴賤殊 師曰義宗姓爲內甫異姓爲外故云貴賤殊

余亦忝諸孫 趙曰神堯唐高祖也按史有二十二子而今詩云十八子者學者尚疑之道名元慶第十六子也舒王元名第十八子詳味詩意則李義者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舊注云公自言杜與李同出於陶唐氏是何夢語

丈人嗣王業 洙曰唐制諸子襲封者謂之嗣王。趙曰丈人指言李義之父也似王業則繼似前王之業也舊注云襲封謂之似王其謬誤矣

之子白玉溫 趙曰稱李義也謂其溫如玉也

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 趙曰申言丈人乃道國之後其能繼其德業者請從李義之父言之也

丈人領宗卿 洙曰宗正卿也

肅穆古制敦 馬曰制穆敦和穆古制敦謂敦厚宗族也

先朝納諫諍 馬曰先朝指太宗也

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存 洙曰曹子建能文漢河間王能明於經術獻禮樂張三雍之教。趙曰子建魏陳留王曹植也能文章漢景帝河間獻王德也明於經術以此言李義之父

溫

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況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洙曰言談論鋒起若淮湖奔注不可遏佚也○蘇曰梁衡曰晃王戎談論如淮湖傾注源流莫可擬此而側擬也憶惜初見時小襦洙曰一作孺繡芳孫洙曰文選芳蓀紫綺為上襦襦音也○趙曰自然衒存即下音字義襦短衣也賈誼過秦論云寒者利短褐注曰一作短小襦也舊注云安祭選五言詩為七字云芳孫紫綺為上襦何輒附會如此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夏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罇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洙曰王仲宣誚不盃行遲解嘲涕唾流珠沫○趙曰舉杯西我獨執之遲蓋以涕唾煩故也舊注引但訴盃行遲却是訴主人行盃之遲耳何干此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洙曰順流為沿逆流為泝自夔入蜀泝流也故曰西上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洙曰甫幾不能脫嚴武之暴又為郭英乂所不容有是句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趙曰七粲四言詩曰尚非鳩鵰勳能飛努力慎風水洙曰言出若風吹水趙曰舟行之所慎也○豈

惟數盤飧朱曰所謂加飧食也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朱曰言所在皆害人者也此皆譏時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朱曰王子稱李義也困石根言不得其地也吞聲言声出而復吞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朱曰舊注王名璡天寶中封爲王秘書監同正員佼隷王琰乃玄宗第四子也琰妃韋氏少師之女也新注按唐史詩皇帝長子璡封汝陽位特進璡位秘書監此詩乃贈璡非璡也璡巳見八哀詩云○鮑曰璡讓皇帝子新史書贈太子太師不書特進決之舊史言小特進贈太子太師与八公詩合○趙曰公八哀詩太子太師汝陽王璡曰汝陽讓帝子而舊注又以此爲隷王琰之子何自眩惑也此詩在八哀詩所謂之先蓋其特進時爾特進正二品而太子太師一品也

特進群公表朱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衣儀表也天人夙德升朱曰邯鄲淳見曹植才下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才謂之天人夙早也霜蹄千里駿洪曰武帝謂劉德爲千里駒師古曰其所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風翻九霄鵰

注曰莊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服禮求毫髮 注曰僖二十三年傳服於有礼社稷之衛○趙曰言礼无纖毫違背 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 注曰不挾貴也 仙醴求浮蟻 注曰醴一作醞師古曰醞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 漢書楚元王敬礼申公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 曹子建七啓云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奇毛或賜鷹 蘇曰隋文帝賜楊素白花角鷹 清閑塵不雜 注曰會稽典録丁寬門无雜賓劉孝標論不雜風塵也 中使日相乘 注曰吳志朱然傳中使日食之物相望於道 晚節嬉遊簡 注曰不以嬉遊爲務也 平居孝義稱 注曰父愛兄弟也 自多親棣萼 誰敢問山陵 注曰後漢東平王蒼傳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以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納用 學業醇儒富 注曰賈生以儒書記不能爲醇儒醇者不雜 辭華哲匠能 注曰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 注曰美其書辭也 精理通談笑 注曰雖談笑皆精於理道 忘形向友朋 注曰不驕也 寸腸堪繾

綣洙曰寸腸服必也。昷曰板詩以謹繾綣注又覆也。鄭曰上去演下古轉切謹慎貌　諸豈驕矜
洙曰一諾見鄭諫義詩注　巳忝歸曹植洙曰見天人風德丹注　何知對李膺後漢杜密
傳黨錮事起密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李杜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范滂册曰欲得与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膺密
也子美對汝陽謙辞也　招要恩屢至鄭曰要伊消切　崇重力難勝洙曰子美自言雖豪
招要之恩而礼意崇重非力所能勝也　披霧初歡夕洙曰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
天也　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花月窮遊
宴炎天避鬱蒸石曰循河朔避暑之地　硯寒金井水洙曰荆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
古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　簷動玉壺冰洙曰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　瓢飲唯三逕
洙曰顔回一聖蹟許三逕　巖栖異一縢洙曰謝靈運詩栖岩挹飛泉百層高絶也　謬持蠡測
海洙曰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蠡來戈反。師曰今尋宴會酒量異非公敵故云云　況
挹酒如澠鄭曰食陵切。洙曰昭十二年傳晉侯与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文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
中此与君代興亦中之。是曰澠水出齊国臨淄縣北入時水**鴻**

寶金寧祕 朱曰劉向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
鴻宝苑祕書師古曰鴻宝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
枕中存録之
不漏泄也 **丹梯庶可陵** 朱曰謝玄暉敬山亭詩要
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淮王門**

有客 朱曰一作門下客淮南王安之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
往歸焉於是遂与蘇飛李向左吴田由雷被晋昌時等八
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其講論
道德總統仁義而著鴻烈解也 **終不愧孫登** 朱曰晋隱逸
孫登傳初楊
駿拙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後果如
其言登傳云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嵇余幽憤詩曰
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師曰楊駿无
德而登諷之雖无愧於甫故云云

奉漢中王手扎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 朱曰王讓皇帝之
子代宗之叔父也 **剖符來蜀**

道 朱曰見將赴成
都草堂詩注 **歸蓋取荆門** 朱曰夷陵有荆門山其狀如
闕然。趙曰由荆門單出陸
而往矣謂之取
者取道之取也 **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

避暑得名園趙曰在塗中借名以過夏也王以指為郡之人前後緘書報分明饌
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趙曰觀絕壁之天雲對華軒之風竹言王名園中勝
此也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洙曰海賦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鮑明遠翻浪揚白鷗○趙
曰言時已秋矣而風水稍定不復見浪之可駭也入期朱邸雪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
郎言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謝玄暉朱邸方開效蓮心於秋實○趙曰以雪為期而至京也言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朱邸言
郎以朱戶故也朝傍紫微垣洙曰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所居也枚乘文
章老洙曰西京雜記枚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乘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
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間年最高
舊注所引失公本意河間禮樂存洙曰景十三王河間獻王德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又立博士修
禮樂被服儒術悲秋宋玉宅洙曰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趙曰宋玉宅在歸州言王在歸州又如悲秋
之宋王也失路武陵源洙曰見如逢武陵路詩注淹薄俱崖口東西異

石根夷音迷咫尺 洙曰楚俗語言多夷音 鬼物傍 洙曰一作倚 黃昏 洙曰燕城賊太魅山鬼昏見最趁 犬馬誠為戀 洙曰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趙曰公又言其有懷君之心 狐狸不足論 洙曰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罇 趙曰此言漢中書為上草奏既罷當奉飲宴蓋其清罇已在昔日如此矣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洙曰時王在梓州乃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西漢親王子 洙曰王讓皇帝之子汝南王璡弟也 成都老客星 洙曰公自謂也○趙曰如嚴與光武同宿史上客星犯帝座 百年雙白鬢 一別五秋 洙曰一作飛 螢 洙曰五飛螢則歲五換矣 忍斷杯中物 洙曰張翰曰使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蘇曰吳衡好飲酒因醉詭權貴遂戒飲阮宣命飲衛曰近斷飲宣以拳毆其背曰春春老遍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 祇看座右銘 洙曰崔子玉有座右銘○蘇曰柳渾寫座右銘自誡起坐皆書之行卧亦看 不能隨皂蓋 洙曰見陪王漢州遊房公西湖注○趙曰皂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轓皂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修可曰吳越春秋載太王策杖去邠王門異昔遊洙曰謂其斷酒也

已知嗟不起師曰言王以酒得病遂斷不飲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洙曰蜀都賦酣以醥清一醉累月江魚美可求洙曰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終思一酩酊蘇曰向秀曰長安酒家多好事兼酒味醇醲甚思得與君中散一醉淨掃鴈池頭洙曰廣漢郡有金鴈池古老相傳云有金鴈一雙隱於此池日出見其影也○趙曰此梓州詩而舊注引漢州鴈水以證豈于廣漢郡耶高嶠詩云東藪潮鳩池則往時素有鴈池之名於此可以泛指為鴈池矣以俟明識○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

群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洙曰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西征賦發闔卿之警策○趙曰梁鍾嶸作詩品曰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猶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洙曰漢中王兄弟俱領重鎮○蘇曰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雖俱領重鎮徐陳略喪亡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曰言王賓客多喪空餘枚洙曰一依故叟在應念

早升堂 洙曰枚叟公自喻也○趙曰雪賦云召鄒生延枚叟○鄭曰枚叟枚乘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王新詮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 洙曰三輔決錄曰孔融見韋元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蘇曰馬援賀人有子曰欣得掌中之一珠○趙曰幽明錄張華言入九館之人所見寢龍初一珠食之天地齊壽佛書云如掌中之珠

秋風嫋嫋吹江漢 洙曰謝靈運賦嫋嫋秋風過湘夫人云嫋兮秋風 只在他鄉何處人

謝安舟楫風還起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默然即回衆咸服其雅量

梁苑池臺雪欲飛 洙曰謝靈運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游於兎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杳杳東山攜漢妓 洙曰謝靈運攜妓游東山○趙曰戲言漢中王謝安攜妓東山之興尚杳杳然

泠泠脩竹待王歸 修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兎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也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洙曰禮賜斧鉞然後殺趙武九錫文祀關千紀罔不誅殛是用錫公斧鉞○蘇曰何敢祖將軍新持斧鉞拋握虎符自青冥來鎮岷隴樓船過洞庭洙曰漢武征南越作樓船北風隨爽氣洙曰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王子猷西山致有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洙曰湳安也魚籠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洙曰匈奴云漢天子我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師曰諸侯賜斧鉞然後誅殺青冥天也言天子賜李以節鉞樓船船上有樓櫓過洞庭迤邐之廣州北風隨爽氣言自北而南帶爽氣而來南斗避文星北斗以南公一人而已籠中鳥局促不得騁子美客居局促如籠鳥飄如水萍豈意垂老之年尚見飄零失所乎行音項儔也

送李卿曄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趙曰王子指李曄也時有吐蕃之亂也霑衣問行在趙曰代宗車駕出幸陝也走馬向承明趙曰承明漢殿名暮景巴蜀僻

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弃魏闕尚含情趙曰按宣室志載崔史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北門從事嚴綬敬事之莊子言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

○世曹

古詩四首　律詩二首

寄狄明府 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洙曰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妹妹之子曰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洙曰沉下位也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洙曰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及還公問魯可取乎對曰魯猶秉周禮未可動也言猶守先王之法度也此詩言兄弟雖多能守梁公之法幾人尔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啓洙曰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因以是爲稱左

氏天將啓之汝門請從曾公說硃曰梁公也太后當朝多巧詐

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硃曰言獨立於朝不移於衆邪。邁曰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紛紛亂朝日濁河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

冊陛硃曰武后當朝革唐爲周欲以武三思爲儲貳以問辛相皆莫敢對仁傑獨曰臣每觀天下未厭唐德禁

中冊決詔房陵硃曰房陵中宗所在前硃曰一作蒲一朝長老皆流涕

硃曰狄仁傑傳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辭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事無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亦嘶省悟召還中宗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硃曰后嘗夢雙陸不勝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因進說文皇帝身蹈鋒鏑而有天下以傳子孫陛下因監國擅而有之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子毋與姑姪孰親若立三思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光武紀人見司隸僚屬皆歎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時危始識不世才蘇曰楊脩謂曹適曰時危始見不世之才如孔文舉輩是也

誰政茶苦甘如薺硃曰謝詩防口猶覽政食茶更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

身使門户多旌棨鄭曰康禮切兵欄說文曰傳信○洙曰棨士一作列衣鼎賢者之後宜有土○趙曰杜田引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後漢匈奴傳注曰有衣之戟曰棨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洙曰詆訶也息夫躬歷詆漢朝公卿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洙曰謝詩凝露方泥泥○鄭曰奴禮切濃露也虎之饑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汙人衣眼易眯鼠曰莫禮切物入眼中莊子糠粃眯目○師曰甫意責博濟宜守梁公之禮法無逐奔競之風岷漢中山水險阻居官者率多麄暴動即相殘不啻虎蛟之吞噬是以勉其歸去無為當路者所汙辱而疾之眯物入眼也古詩云昔為掌上珠今為眼中刺物入眼必不能容思有以去之如甫之衣嚴武尚幾為所殺況餘人乎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鮑曰李舟也國史補言舟好事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則其人可知公故極稱道

代北有豪鷹師曰大鷹也生子毛盡赤洙曰代出鍾二山出鷹○趙曰譬李舟也○宋曰晉孫楚鷹賦曰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黃曰隋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而今公言亦此義也渥洼騏驥兒洙曰作僮○鄭曰渥於角切洼烏瓜切水名○趙曰東方朔曰騏驥綠耳天下良馬也尤異是龍脊洙曰一作脊○趙曰爾雅曰驪馬黃脊李舟名父子趙曰前漢蕭育傳王鳳以育名人子除為功曹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皙洙曰左傳東門之皙實與我役○趙曰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曰有君子白皙鬒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洙曰一作燀赫眾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洙曰二子一曰宗文二曰宗武甫既沒李舟自撰之不若故云云乾元元洙曰一作二年春萬姓始安宅洙曰乾元肅宗時年號始收復京師民始安居○蘇曰張湯乃姓蘇息始安歇宅舟也衣綵衣洙曰見衣兒綵輕切○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着五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

斂衽就行役 注曰父曰嗟予子行役。趙曰戰国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馬曰陶淵明勸農四言云敢不斂衽 南登吟白華 注曰白華孝子之潔白

巳見楚山碧 注曰鮑明遠望端楚山見。蘇曰景差至浦暨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国恋主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明目心足矣 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 注曰張景陽藹藹言氣象也咸陽古雍郡也冠蓋士大夫也雲積言其多也又古詩冠蓋蔭四衢西都賦冠蓋如雲也 何時[illegible]

太夫人 注曰文帝紀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亦不得稱 堂上會[illegible]

親戚 注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在堂又云席長筵列孫子陶淵明悅親戚之情話 汝翁草明光

注曰漢武帝紀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師古曰三輔黃圖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凡掌制誥文字謂之視草也○趙曰後漢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礼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 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illegible]哉

逢屋姿 注曰曹子建顧念蓬屋士貧賤誠足怜 謬通金門籍 注曰謝玄暉出尚書省詩[illegible]通

金閶新○師曰甫爲拾遺故云云小來習性懶晚節朱曰一作歲慵轉劇朱曰嵆叔夜絶交書少加孤露性復疎懶又嬾与慢相成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朱曰易乾卦夕惕若厲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修可曰李陵詩對酒不能酬廻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忍春饑哀號待枯麥趙曰漢時謠大麥青青小麥枯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朱曰老鴈甫自喻也時燕喻李校書○趙曰諸白馬賦云別輩超羣絢練夐絶句絢練疾也長雲濕褒斜朱曰西都賦右界褒斜隴坻之險○修可曰後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褒斜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所耕在此谷口斜余遮切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朱曰古詩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趙曰江文通詩海濱饒奇石衰疾悲宿昔師曰甫与舟有宿昔之歎況當老而有此別黨或來遲無以慰衰疾寧免悲思之乎

入奏行朱曰贈西山檢察使竇侍郎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修可曰桓譚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兒而正走其名驥子又易林曰鳳生五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洙曰唐李吉甫傳君有骨鯁之忠臣。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蓋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烱如一段清冰出萬壑鄭曰烱戶頂切光也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冰言清徹也蔗漿歸廚金盌凍楷曰盌亦作椀○洙曰晉張協蔗賦曰挫斯蔗以療渴若嘶醪而含蜜右嚴有前漢書礼樂志泰尊柘漿折朝酲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蔗与柘同○趙曰宋玉招魂云胹鼈炮羔有蔗漿○定功曰前漢礼樂志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酲注取甘蔗汁以爲飲可解酲也柘音蔗舊注所引似之而非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洪曰作整一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洙曰時吐蕃欲取成都爲東府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洙曰繩橋以竹絚爲橋也斬木火井窮猿呼洙曰火井地名○鄭曰在蜀修可曰博物志曰臨卬有火井

縱廣五尺深十餘丈諸葛丞相往觀後火井鹽盆以盆著井煑鹽得熟

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

守邊卻可圖 趙曰西山三城也 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

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 朱曰漢繡衣御史 綵服日向庭闈趨 洙曰

老萊綵衣以娛親○修可曰申、諸補亡詩眷戀庭闈

省郎京尹必俯拾 蘇曰薛光藏友人曰古人云青紫可俯拾吾今尹亦可俯拾

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 洙曰白云

一云公來肯訪浣花老

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洙曰又云

攜酒肯訪浣花老爲君看彩毦趁竇順○趙曰此雖不言主人而持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与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同意秣音末○帥曰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爲東府竇氏以御史出撿察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是詩以贈之驥子與雛皆不凡也逆耳之言比之骨鯁漢武帝置迎風寒露之館玉壺貯水言其瑩徹也蕪穢可以除項天子方憂吐蕃不无內熱今竇生入奏忠言上沃帝心如蕪穢然跡通其施爲无所藏也太宗皇后竇氏侍御正其族也故云戚聯豪貴雖云外戚尤好儒李西南隅謂蜀也須乃軍興所須也蜀人以竹索爲橋謂之繩橋地理志邛州有火井縣在州西六十二里斬木刑以爲欄依於木今既尽斬

之則猿窮而失所是以號呼八州謂彭嘉黎簡嚴陵雅邛三城謂姚維松皆當吐蕃之衝兵有攻有守八州可收三城可守奏其事於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謂以蒙妹恩省郎京尹如俯拾地芥行色當春秋間可還成都故云江花未落也漢暴勝之衣繡衣持斧出使故云繡衣春當霽羹立立謂江對於天陛甫築草堂居成都浣花里自稱浣花翁滿眼酤謂滿前上卒皆有勞止甫約賞帰來不遺寒賤儻賜光訪當酤酒宴集下至車從僕隸皆待以殊礼盖所以尊重於賛賞故也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絶奇感應吉夢相追隨洙曰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趙曰世説孔文挙有二子大者十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何行礼比藏年小而善語言也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洙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宝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大兒九齡色清徹洙曰楊子吾家之童烏九齡而与我玄文○趙曰祢衡有云大兒孔文挙小兒楊德祖設公屢用也秋水為神玉為骨蘇曰司馬大子見王岳謂客曰此兒神如秋水而清徹骨如皓玉之美秀聦頴為雛其文彩以彰矣子美拾而用之了无斤斧痕非子美亦不能用

也小兒五歲氣食牛洙曰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清堂賓客皆

廻頭洙曰謝希逸月賦滿堂交客同皇如失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

公侯洙曰易積善之家王濟曰張華談史漢衮衮可聽○趙曰言其生不絕也衮衮乃不絕之義也丈夫生兒

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趙曰左傳名位不同王充論衡自紀篇位雖卑

微行苟離俗必與之友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洙曰世南也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

器宇存洙曰昇烜赫舊家声佐○蘇曰龍統要識家声先看器宇覽畢凄涼憐筆勢浩蕩

問辭源蘇曰江揔辭源浩蕩學海淵深爽氣金天豁洙曰王子猷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清

談玉露繁洙曰董仲舒有玉杯繁露佇鳴南嶽鳳洙曰劉公幹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師曰衡山南嶽也選注丹穴爲南嶽非是欲化北溟鯤洙曰莊子北海有魚名曰鯤化爲大鵬交

態知浮俗趙曰鄭莊傳翟公題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儒流不異門洙曰儒門流同門異戶過逢連客位洙曰沈休文詩客位紫苔生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洙曰別賦月上軒而飛光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蘇曰南史王筠字元禮沈約見筠文咨嗟而歎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餘見王粲本傳○師曰子美欲悉以書籍與虞庶幾傳子美之業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練金歐冶子洙曰張景陽七命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鄭曰吳越春秋干將与歐冶子作劒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劒噴玉大宛兒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又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歕与賁同○趙曰兩句以美李員外上句比之以劒下句比之以為大宛馬名也引之以噴玉字穆天子傳其馬歕玉符彩高無敵彥輔曰記君子於玉比德焉孚尹旁達信也注孚尹讀為浮筠謂玉采色也○田曰曹子建七啓曰符彩照爛魏文帝車渠椀賦發符采而揚藻○趙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符采橫發大宰言符付光

雜穆也聰明達所爲夢蘭乞日應洙曰左傳鄭文公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以爲是尒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穆公名曰蘭也折桂早年知洙曰見礼闈崭折桂注斕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洙曰沈休文湖中鴈詩刷羽同摇漾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謝庭瞻不遠洙曰晉史謝太傅諸子若芝蘭玉樹生於庭階潘省會於斯趙曰當安仁云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郎李乃主客員外郎盧亦必官是省郎之人相會於此唱和將鶵出田翁號鹿皮洙曰見漢世鹿皮翁注

○宗族

古詩六首　律詩三十二首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

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鏁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方舒膝不韈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
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
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
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修可曰南史陰子春字幼文身腦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因洗足致梁州敗子美云兄垢何曾洗則又甚於數年一洗者矣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
肘寢已熟啾啾唧唧何為人

遣興二首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洙曰言避亂奔散不知其所適拭淚霑襟
血梳頭滿面絲趙曰以思憶而痛悼之極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

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洙曰一作時○蘇曰鄧粲送子幽還執手悵恨久之語曰汝去万里吾殘喘如絲榆末景應無見汝時宜自勉力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况道路長 洙曰蘇武詩良友遠别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古詩相去万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洙曰傅休奕仰觀南鴈翔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又田真兄弟欲分其庭前三荆便枯兄弟嘆之却合樹還榮茂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洙曰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河決声如振雷破山

決如傾
河注海

醉歌行 俯曰甫從姪杜勤落第歸甫作此詩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 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余每觀文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作文之利害

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 洙曰詩甫田總角丱兮三十國春秋封秀總角知名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趙曰草書以遲為工所謂忽忽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為神所謂一筆变化書是也

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 洙曰汗血事見上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詞源 洙曰一作賦 倒流三峽水 洙曰海賦吹嘘則百川倒流枚叔七發曰江水逆流海水上潮○修可曰隋藝文傳曰筆有餘力詞无竭源荊州記曰巴陵楚地有三峽峽程記曰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瞿塘灩澦之類不係三峽之數倒流三峽水謂詞源壯健可以衝激三峽之水使之倒流也○趙曰詞源筆陣以比其反之敵三峽之水最迅而詞源可使之倒流詩人誇張之辭尔詞言源則隋藝文志筆有餘

力詞翰源筆言陣則如王羲之論字爲筆陣圖也筆陣獨掃千人軍修可曰王羲之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掃千人軍謂用筆之快利也只今年纔

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洙曰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文辭定高下也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輿詣京師不得已而對策第一舊穿楊葉

眞自知洙曰史周本紀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廢前漢枚乘諫吳書曰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劉向說苑亦云暫

蹶霜蹄未爲失洙曰馬蹄可以踐霜雪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偶然擢

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趙曰上句言科第一日之長拳擢英秀亦偶然爾非難取

也而從姓之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時排擊風露盡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爲此慰唁之且復有譏誚也出鮑明遠書言水族之狀曰浴雨排風

汝身已見唾成珠 洙曰莊子秋水篇蚿謂蛇曰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蘇曰江淹謂郭璞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碌碌儔比也○夢符曰右按後漢趙壹傳咳唾成珠玉○時可曰後趙一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趙曰選詩咳唾自成珠公之詩意言其姪開口成文如珠耳

汝伯何由髮如漆 俯曰甫謂勤文章矢口已成珠玉它日必貴但恨年老頭白元由再黑如漆傷不反見勤之爲責也

春光淡沲秦東亭 鄭曰沲徒可切○何曰淡沲即淡蕩也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渚蒲牙白水荇青 鄭曰荇下梗切○洙曰梁江淹石上菖蒲詩發步遵汀渚詩參差荇菜釋云荇接菜也陸機云浮在水上根在水底梁簡文帝晚春詩渚蒲変新節○蘇曰蘇恭云荇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荇菜小者水上浮萍○趙曰沲音待可切蒲方有牙而白荇在水而青指東亭春景而言耳○黃曰盧思道云綠蘋參差映水荇

風吹客衣日杲杲 洙曰衛詩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樹攪離思花冥冥 洙曰楚詞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蘇曰焦光仲遊北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何冥冥花樹攪人離思也

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 洙曰漁人屈原曰舉世皆濁唯我獨清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是以見放也

乃知貧賤別更苦 蘇曰鮑宏失意遂棄遷嶺外氣塞腹而幾不能言久之曰貧賤中離別更苦

吞聲躑躅涕淚零 洙曰古詩涕泣零〻如雨又沉吟聊躑躅行不進貌陸士衡擬古詩沉思鍾万里躑躅獨吟歎又云躑躅再三歎又云躑躅遵林渚宋鮑昭行路難云心非木石豈无感吞声躑躅不敢言○何曰任昇曰涕在眼曰淚零〻落也吞声言哽咽声不能達甫自傷貧賤已无聊賴况加以離別故云更苦

示從孫濟 彥輔曰此詩譏風俗衰薄雖同姓不能忘猜疑也

平明跨驢出未知 洙曰一作委 適誰門權門多噂沓 洙曰詩十月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沓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矣○趙曰前漢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鄭曰噂祖本切沓達合切對談語也

且復尋諸孫 師曰驢裝者所跨權門乃權貴之門詩云噂沓背憎謂噂〻沓〻面前則附耳而語背後則相譏議嫌權門多噂沓是以尋同姓也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草秋已死 洙曰衛詩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

憂背北堂也疏堂者房堂所居之地揔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星竹枝霜不蕃洙曰一作翻左傳其生不蕃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洙曰鮑明遠樂府詩腰鎌刈葵藿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趙曰族之有宗猶水之有原也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疎之而已

阿翁懶墮久鄭曰阿烏高切覺兒行步奔敏修曰阿翁甫自稱兒指濟行步奔言其強健年尚少也責濟後生不來相顧

所來洙曰一作求爲宗族亦不爲盤飧洙曰左傳僖二十二年晉公子及曹僖負羈之妻饋盤飧寘璧焉見彭衙行○蘇曰張昭見顧陸曰吾此來爲道義非因盤飧

小人利口實洙曰嗔自求口實薄俗難具論蘇曰劉章曰薄俗好利炎凉逆勢難可与論矣○高曰揚數兵戈之後礼義墝缺士行凋弊雖有數子知書皆汚薄俗氣味難可与論與刑事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洙曰鮑明遠明遠自天断不受外嫌疑○趙曰此亦曹子建詩有親文義在敦之義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修可曰世說王子猷為桓沖騎曹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牽馬來似是馬曹又所管幾何曰何由知數又問馬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業學尸鄉多養雞洙曰見崔樹雞栅詩注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洙曰龐德公携妻子尽室入鹿山武陵春樹桃源也漁人迷路而入見欲問桃花宿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長携蘇曰訂俺行常使童挈酒瓢蚪盞藥畏問易傲然人皆奇之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洙曰文選注云仙者以雲而升故謂之雲梯

憶弟二首洙曰時歸在南六渾莊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鄭曰濟子禮切水名禹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人稀書不到蘇曰以道路榛梗人稀少而難行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洙曰狂催走謂避亂出奔如狂○趙曰自言奔走而生行在所無時病去憂趙曰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

以憂也
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師曰齊屬山東弟居東故恨與水流東故也
且喜河南定洙曰安慶緒棄東都走也。趙曰至德二載復東京故喜也不聞鄴城圍
炎曰鄴城史思明所據
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洙曰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三
章言其家室望女也。鮑曰公自天寶十四載乙未冬因亂而相別至乾元戊戌是爲三春故曰三年望汝。蘇曰杜預與弟書一
年望汝汝何不歸豈不念堂有老母故園花自發洙曰丘希範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園群鶯乱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師曰亦自發言無主也春日鳥還飛洙曰言草木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遭
亂離不得相保耳。趙曰言河南已定當春之時草木禽鳥各得其所與前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用之而泣間之而悲者異
矣。黃曰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遭亂離不獲聚會故可傷也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蘇曰崔番與友人曰江南兵火全不如舊閩二峽人物富盛況
勝故鄉何須頻頻發吟思邪。趙曰休明之際則他鄉雖樂不如還家惟亂離則他鄉安處自足居也直洙曰一作昔爲

心厄苦父念洙曰一作得與存亡趙曰以弟存亡任念也若在與在者亡與亡之義汝

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洙曰李陵書生妻去室也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得平陰信鮑曰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三載郡廢以平陰屬鄆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洙曰言避難不得正行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洙曰烽燧時有寇則舉○趙曰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洙曰〻一作時

汝懦歸無計鄭曰懦奴卧切弱也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深負鶺鴒詩鄭曰鶺資昔切鴒盧經切見鶺鴒附草注生理何顏面蘇曰何敢相生理荒凉家風零替重見故〻惴心憮膺失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

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魯曰言雖不死亦若絲之欲絶可謂至危矣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洙曰戍樓鼓也秋邊一鴈聲洙曰言孤也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洙曰一云羈旅○趙曰公之二弟方賊乱時一在濟州一在陽翟無家問死生洙曰乱離流落故無家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師曰一鴈声言其兄弟隔絶遂孤也當乱離流落故云无家也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

岷嶺孫曰岷峨也在蜀南蠻北洙曰南認蛮也徐關東海西洙曰徐關齊地○趙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徐關齊地耳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絶域惟高枕趙曰公自中原而來蜀則亦以蜀爲絶域大抵言異方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洙曰月一柱觀頭眠幾回註○鄭曰古玩切荆州記江陵有臺臺上有一柱衆梁拱此或云荆州有一柱觀上人呼爲木履觀日落望鄉臺洙曰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去旁干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服○趙曰公自言也時吐蕃未息故戎服以在防戰之地匹馬逐秋風趙曰言弟領之征行也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洙曰絶云入論附騏驥於尾端蚨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脩可曰楚詞云悲莫悲於生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洙曰終南山在長安言去家萬里也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洙曰始爲亂離所隔則莫知生死也及書到方知其爲人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趙曰兩句通義自戰伐中來兒童見之必有所問已意其一一答之也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爾嗔烏鵲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則行人至拋書示鶺鴒趙曰待弟而來怒烏鵲之不驗也下言喜弟來故拋書示之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洙曰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江閣嫌津柳洙曰嫌其隔望眼也風帆數驛亭洙曰數其驛程也應論

十年事愁絕始星星 蘇曰蘇代常上星星之髮張孟陽鬢悲髮鬢始變星星陸機爲云客髮一星星

。趙曰舊本作愁絕非是星星言鬢之白也南史顏詩云星星行復出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廻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

東望西江水 趙曰舊作水善本作永是蜀江謂之西江公欲泛舟南下以楚之上游而西江之盡處在其東故東望其永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彥甫曰水當作永 南游北戶開 趙曰成南遊則見北戶之開吳都賦云開北戶以向日

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蘇曰郭林宗曰吾當卜居靜處期友人野酌放浪詩能學後生兒輩日勞門戶低眉下氣爲錐刀之利者乎。趙曰卜居靜處當有故人之來

楚塞難爲路 趙曰一作別 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

信清秋浦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

仲宣樓 趙曰王粲字仲宣劉表時在荊州因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荊州樓爲仲宣樓。鄭曰樓在荊州界今襄州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眞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内洙曰古詩弟兄鴻鴈序鶺鴒飛急到沙頭洙曰詩鶺鴒在原載飛載鳴燒關險路今虛遠漢祖入蜀張良辭歸勸高祖燒絶棧道○修可曰燒關當作嶢關音堯在峽右漢書曹參從高祖西攻嶢關注在洛北藍田武關西以觀赴藍田故云○尹曰燒當作嶢者堯關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漢高祖紀秦王嬰子誅趙高遣將將兵據嶢關禹鑿寒江正穩流洙曰江漢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云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馬度秦山雪正深洙曰度一作搜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趙曰白日映往荊可以春時矣故國移居見客心趙曰故國人情之所不忍離也今自故國而移居以不得已而來則客心可見矣歡劇提攜如意舞洙曰一云王戎將作如意舞諸葛亮出軍嘗以鐵如意指麾喜多行坐白頭吟洙曰文君作白頭吟巡簷索共

梅花笑冷蘂（誅曰一作落）疎枝半不禁

庾信羅含俱有宅（黄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含爲桓溫別駕以廨舍宣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舟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師曰庾信宅即宋玉故宅見送李功曹之荊州詩注余知古渚宮故事羅含爲桓溫別駕以廨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床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後安成王在鎮以其宅借錄事劉朗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水於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人謂含有神）春來秋去作誰家

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誅曰三輔決錄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羊仲求仲從與之游）爲園須似邵平瓜（誅曰邵平種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比年（誅曰一作因）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誅曰陽翟屬潁川郡是爲所受封地）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

別多難不安居蘇曰岑參襄晉末兵戈王室多艱雖有高堂峻宇不得安居見情偏録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趙曰以兄弟之離與闊也○師曰翟陽屬蜀潁川郡舍弟所在子美居荊南玄宗敦友弟起花萼樓取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乃燕兄弟之詩之意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會日鄉黨羡吾盧洙曰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洙曰周處信正旦詩椒花逐頌來禁火卜歡娛洙曰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琴操晉文公與介子綏俱遁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无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得出乃焚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文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子推也又云五

月五日与介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焚事按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節氣是春之末三月之極然則禁火盖周之舊制○趙曰序言正月中旬定出峽於寒食必相聚矣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洙曰魚復古夔子峽也春近岳陽湖洙曰岳陽湖在巴陵○蘇曰梁紋曰岳陽春近五日將鼓舳放擴澤國与簑笠尺老矣○鄭曰即巴陵洞庭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呼趙曰言起發之日安排往南喜神情所傷者北望長安而不得歸也飛鳴還接翅洙曰詩棠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小宛題彼鶺鴒載飛載鳴行序密銜蘆陸曰春秋繁露鴈有行列傳云兄弟之齒鴈行淮南子曰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飛以避繒繳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洙曰馮唐事見元日示宗武詩名慚白首郎注○蘇曰梁絢曰如馮唐垂白尚冀挽達○趙曰馮唐公以自比其白首爲郎也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

今弟雄軍佐凡材汙省郎（蘇曰備位無長材廣識讓汙省郎見貢禹傳人厚顏汙執。趙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而自謙之辭也）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羇栖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洙曰公以騏驥自託也。蘇曰陳駿卧疾梁杓過門曰霜勁草黃騏驥病矣駑駘何得枝駿蓋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特一日來問曰細味工部詩皆拾古人向語綴補作詩平穩要帖若神施鬼設工部腹中幾箇國了盡耶之喜此談遂筆之）沙晚鶺鴒寒（趙曰閔其弟之寒也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成羇栖見汝難之句）楚設關城險（洙曰左傳屈完對齊桓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汪言其險固也。趙曰白帝城乃夔之險也）吳吞水府寬（趙曰吳則江左至吳而積水之多故云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趙曰題正云五弟獨在江左不指名其州則亦傳聞而未審

風塵淹別日 趙曰兵戈謂之風塵蓋言風動塵起也 江漢失 洙曰一作共 清秋

趙曰言我秋時在此而不見其弟爲相失也 影著啼猿樹 趙曰八公自言所在之處盧照隣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

魂飄結蜃樓 洙曰史海傍蜃氣象樓臺○趙曰指言弟豐所在之處故深思之也思之而魂飄謂之結蜃樓言蜃氣所結成樓也前漢天文志海旁蜃氣象樓臺可以盤矣○師曰陳藏器云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如樓臺

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趙曰所以成杭州定越州之句

送十五侍御弟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 洙曰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者謂之外江 未息豺狼鬬 洙曰戰爭 空催犬馬年 洙曰公自稱其年故從早賊晉陶侃臨終上表曰臣猶爲犬馬之齒故尚可少延 歸朝多便道摶擊望秋天 洙曰便道問道也○夢符曰右按前漢趙充國傳嘗責充國曰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田曰舊唐史栢耳貞觀年揚嶠爲御史嶠不樂摶擊之任房乾曰爲官擇人豈得情願遂引爲

右臺御史。師曰御史之擊搏姦回如鷹鸇之秋擊搏鳥獸故云云

憶幼子

洙曰字驥子時隔絶在鄜州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趙曰指言鄜州寄象之地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洙曰一作明師曰甫作此詩恨不得見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洙曰驥子公子宗武也見宗武生日詩注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洙曰老夫公自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洙曰嵇叔夜母兄鞠育有慈無威鹿門攜不遂洙曰龐德公攜妻子入鹿門山隱雁足繫難期洙曰難一作無蘇武傳雁足繫書事見上一云鹿門攜有隔鳥道絶無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洙曰一作尔敢辭遲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薛曰一云休仗騎。趙曰言出遊彼則客寄之人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趙曰指言鄜州公寄居在鄜巳是他鄉但恐亂離更有遷徙故知消息而喜云爾熊兒幸無恙洙曰後漢蘇竟傳公君執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公孫弘傳何恙不已。師曰熊兒甫小女驥子最憐渠薛曰驥子公之子宗武臨老羈孤極洙曰謂流離孤苦傷時會合疏洙曰以時无交舊也二毛趨帳殿洙曰二毛言鬢毛二色謂班白也帳殿謂行在以帳爲殿左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黄巢之乜八角帳幄皆象宮殿。蘇曰景數二毛尚走壁挨兵甲之間日趨帳殿一命侍鸞輿洙曰公至行在授左拾遺。師曰周有未命一命再命之士一命言官卑也北闕妖氛滿洙曰比謂帝闕也妖氛謂未收復也。趙曰時安慶緒方熾西郊白露初洙曰謂肅殺之威漸生。趙曰指言長安西郊也以白露初言之則在七月明矣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饒曰甫得家書故云新過鴈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洙曰一云終篇言荷鋤宋陶潛雜詩

種豆商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趙曰公遭亂傷時乃欲帰耕而已陶淵明帶月荷鋤○兒曰甫欲棄官帰老之意

宗武生日 洙曰宗武小名驥子曾有詩云驥子好男兒又云驥子最憐渠

小子何時見 蘇曰王肅思男謂弟曰何時得見小子○趙曰老杜既有盛名於時則人皆知其有是子也 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洙曰禮自稱曰老夫者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趙曰飯以詩擅名而世間愛之者多故云 熟精文選理 洙曰唐儒文李傳李善揚州江都人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下秘閣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尹曰梁昭明太子賢集古人文詞詩賦爲文選李善嘗受文選於曹憲後遂解注文選六十卷 休覓綵衣輕 洙曰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綵衣嘗因取漿水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趙曰老萊子著五采色衣戲於親則此言熟精文選理所以責望其子而已雖綵衣之輕猶使之休不覓也 凋瘵筵初秩 洙曰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箋云筵席也秩秩肅敬也侮賦爲凋爲瘵 欹

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夢符曰右按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升天遊紫府仙人飲流霞一杯輒不飢渴

消滴就徐傾陳曰河東項曼卿好道去家三十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日數里止日之旁甚寒悽愴飢欲食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數月不飢靖江總為馬騊駼賦翠羽流霞之杯庾信有示內人詩定取流霞氣將除承露杯○趙曰抱朴子項曼自言至天上過紫府金牀几晃晃昱昱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王立之云項曼舊注又誤為曼卿故表出之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蘇曰勢紹新解覓句稱知音律王渾何戌年小衛解蒲牀攤書時問難字可春

試吟青玉案陳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莫帶紫羅囊陳曰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於此遂止

假日從時飲陳曰王仲宣登樓賦聊假日以銷憂時天下過迫无暇故假借比日登樓四望○師曰假乃休假非假借之假

明年共我長蘇曰勢庾顛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不成人○趙曰言今年身材如此至明年更長則與我長矣

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洙曰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洙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論語文學子游子夏又曰由也升堂矣○趙曰曾參則責以孝行游夏則責以文學子曰由也升堂矣今言三子皆達於孔子之道而升堂所以明戒之也）

宴忠州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洙曰出守守土也刺史是也詩云一麾乃出守）殊方此日歡自須游阮巷（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師曰阮咸比張子美自此籍乃知叔姪之相得也）不是怕湖灘（洙曰湖灘忠州下瑟灘也）樂助長歌逸（洙曰一作适）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趙曰如意乃所執之物王戎嘗以如意起舞○師曰如意名乃鐵如意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珊瑚樹即此）牽率強為看

示姪佐

多病秋風落（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師曰甫欲得佐共住於此云）蒲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洙曰一作阮）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洙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姪也任達不拘与叔父籍爲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同作三首二首見田園門）

山晚浮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洙曰以嵇康自擬嵇康性復疎懶也）

吾宗（舊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蘇曰劉琨常早起治疏圃自力桔槔）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

除經書蒲服中 侏曰言凡語論之間及於君臣之際必反覆論議用其腹中之書而發明之也

○外族

古詩三首　律詩六首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潢 侏曰甫自撰万年縣君京兆氏墓銘云其先係統於伊祁分而於唐杜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漢高紀贊白范宣子亦曰祖以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杜氏注唐杜二國名 在今氣磊落巧偽莫敢親 蘇曰朱雲詩時直言端莊正立巧言偽行之徒不敢親近 介立宜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得罪永泰未放之五溪濱 侏曰漢黃瓊皦皦者易爲污嶢嶢者易爲缺四子講德青蠅不能穢垂棘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言殺身以成仁馮援傳擊武陵五溪蠻夷注雄樠酉潕辰所謂五溪也○趙曰所以明得罪之由以不受汙玷而致然也此與皓皓之易爲污之

義亦同舊注引此非是。鄭曰五溪在辰州武陵之間壺頭山下 鸞鳳有鎩翮 鄭曰鎩所戒切 先儒曾抱麟 洙曰顔延年詠嵇中散詩云鸞翮有時鎩鎩所拜切殺劉越石詩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涕孔丘注孔子亦泣麟而涕 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 趙曰此以譬唐使君能得罪未能豫傷之也孰字從熟之孰言其自珍已詳孰矣 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 洙曰清江屬施州。鄭曰清江縣名在施州本漢江巫縣地今夔州巫山縣 厥土巫峽鄰餘生隆將首途筆札枉所中歸期蹈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 洙曰顔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劉越石弃置勿重陳重陳令人傷。趙曰公自言病肺之故雖欲歸朝跋踄不得中也故下句所之則欲春時乘船而往得一見唐公以相尉之也 谷轉頗彌旬 趙曰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 我能況中流搪突鼉獺瞋 洙曰鼉獺瞋言爲小人所怒也 長年已省柁 洙曰省視也柁船尾正船者長年操舟者視柁則將行矣 慰此貞良臣

送重表姪王砯評事使南海鄭曰砯理蜀切水隄至公日砯今作閣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洙曰新唐書王珪母李王珪傳正觀十年拜礼部尚書○修可曰西清詩話云唐書王珪傳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游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无疑所載止此甫之子美是詩我之曾老姑尒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其事甚偉史闕而不錄是詩載之爲失世號詩史信不誣也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趙曰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同學於文中子則交友可知矣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洙曰陳平門多長者車隱十一年傳餬其口於四方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髮鬟鬻市充杯酒洙曰晉陶侃母常剪髮具酒食延賓客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趙曰上中與元齡如晦善母李嘗曰見必貴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舊讀汝下

句鷙鳥户牖引此以證不知乃秦王事非干此也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鄭曰髯如占切頰須

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

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户牖

趙曰秦王太宗也虬髯乃太宗也有虬髯公傳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馬援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新唐書王珪傳曰珪始隱居時每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洙曰珪正觀中以侍中輔政夫人

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洙曰夫人以命婦預朝會也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蘇曰班姬著內訓訓六宮作女箴頒誡化及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

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洙曰見鳳穴雛皆好在。趙曰古有鳳將雛之曲言毛者

南史謝超宗作殷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洙曰謂安祿山作亂也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洙曰避亂也爭奪至

徒步堙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鄭曰逗大透切止也十里却呼

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

高洙曰公言避亂日驟白馬載使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昔鄴下童謠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苟活到今

日寸心銘佩牢洙曰懷報焉之恩也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水花笑白首蔡曰所紹之西池云白首登書船反覆水花笑花水之皆蓮也○趙曰公言在潭州買於江故云

春草隨青袍洙曰梁江南賦青袍如草○趙曰以言王評事往南海也廷評近要津節

制收英髦趙曰言南海節度使幕中要賢材也北驅漢陽傳南汎上瀧舠

鄭曰上力公切又音雙下都高切○洙曰漢陽北名傳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也舠小舟也右按嶺南人名急湍曰瀧○趙曰謂首

張流恐切郵馬之謂也自漢南而生故曰漢陽傳以有使南海之役故曰言瀧舠瀧呂紅切廣韻南人呼湍爲瀧家聲肯

墜地利器當秋毫洙曰見短舊家声注肖墜地言能自振立不令委墜矣語曰不逢盤錯節盤根何以知

爲利器也番禺親賢領洙曰郡名屬廣州也○趙曰以宗室之子爲節度也○鄭曰番禺廣州屬縣籌

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趙曰節度使清白若四裴伷先李朝隱宋璟及盧奐所以比大夫於盧宋而又謂出其上也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趙曰謂廉潔而不汚於貨利也昔漢孔奮爲清潔身處膏脂而未嘗自潤降戶江反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禮記曰堂上接武言祖繼而降也海胡舶千艘夢符曰右按番禺雜編番商遠國運奇貨非舶不可帀舶録劉徇曰獨檣舶深五十餘肘三木舶深五十餘肘西域以肘爲度李處通俗文曰晉曰舶○鄭曰艘蘇曹切船也○趙曰舶大舡也番禺雜録曰番商遠國運貨貨非舶不可舶總名曰艘猶今言幾傳也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洙曰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至廣州刺史鄧洪留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安能陪贅士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皐洙曰見李白騎鯨魚注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趙曰鯨莫大之魚也鼇巨鼇也○評日自餬口言荒年何暇具禮待人客位但貧其箒言貧無餘物封帚指太宗也雲從龍風從虎喻君臣唱和也尔曹指王洙鴻溯郡名魂獨委蓬蒿言幾死於草野也水花蓮花也鏡謂之菱花鏡平笑我白首春草隨青袍言袍色與春草同謂年老而官卑也廷評即評事也要津言官清要節制收英髦言南海節度收英髦之士如王洙輩真得人也傳十有二義漢文帝紀曰關無用傳此符傳也

以木爲之書符於其上又以一板封之所以爲信也傳亦謂之棨或有用繻者終軍所弃是也高祖紀曰乘傳詣洛陽此傳驛之傳也廣韻云南人名湍爲瀧又州名在賓南音雙舸三百斛曰舸舸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而不傾危也北驅謂自北驅車而來遂從此南之海而往也番禺縣屬廣州今王珠領之其清節出予盧廩犢宋璟不貪貨貝以削民脂膏蠻洞聞其賢盡歸順舶客皆來交易故頓不能往也雖有志乘鯨鰲不甘陷没于蚕其上其李跋步之遠何未章表王珠領此得就丹砂以鍊養故有騤驂鳥鳴鶴之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 洙曰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注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頭陁碑朝霞爲丹雘頳延年雖暫丹雘陁○趙曰字出淮南子崑崙之山有曾城九重 迢迢百餘尺 洙曰西京賦狀迢迢以亭亭古詩迢迢牽牛星雙闕百餘尺陸士衡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 豁達開四門 高曰舜闢四門漢高祖豁達大度 雖有一作會車馬客而無人世喧 洙曰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洙曰江淹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謝靈運得以慰別魂蘇武俯觀江漢流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 洙曰

雪賦歲將暮時將昏天寒鳥獸伏洙曰登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鳥相鳴而舉翼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洙曰詩渭陽沈休文樹頭鳴風飈草根積霜露萬感集清罇洙曰謝靈運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洙曰靈運詩拆岸屢崩奔臨風欲慟哭洙曰賈誼傳聲出已復吞師曰此樓多是送客于是離有車馬往來而去塵亦稍遠故云而無壁出嘆顏色皆謂離別之際慘澹無顏色也天寒鳥獸休鳥獸尚得休息而人行役故傷之也霜露在草根此乃萬物歸根之時而舅氏未能室處尚往青城是以使我對酒不能無感懷也豈推傷其山川間滿仍痛賊之多舅氏奉王命不遑啓居如山之崩如水之奔往來辛勤若此得無憂念之乎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新添

聞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定功曰王褒傳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後漢卬都夷傳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光景

時時出見也 秦嶺愁回馬〔鄭曰秦嶺在秦川〕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汚

雜吾舅意凄然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新添

無數涪江筏〔鄭曰房越切海中捋〕鳴橈總發時〔鄭曰橈如招切楫也〕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也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鄭曰過古禾切〕到日自題詩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洙曰行李猶行使也見上注〕誅茅問老翁〔洙曰孫弥誅茅〕赤眉猶世亂〔洙曰光武平赤眉之亂〕青眼只途窮〔洙曰阮籍善為青白眼以白眼待俗客青眼待佳客〕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洙曰見欲問桃花宿注。趙曰桃源今之鼎州也四舅之澧朗故因以問桃源客也人則公自謂尒。師曰桃源在澧秦人避亂之所賞遊衕趎亦與秦人同出處也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洙曰顧愷之言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千崖秋氣高洙曰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洙曰古詩今日良宴會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洙曰窮愁而瘦極也群盜尚多故如毛。蘇曰齊招群盜如毛四方擾擾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洙曰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沙頭暮黃鶴失侶自洙曰一作亦哀號趙曰亦一作自當以亦爲正言人別而哀矣黃鶴失侶之亦然也

奉送二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 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 洙曰詩渭陽我見舅氏 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 洙曰謝玄暉詩云去蒼梧野顔延年謁帝蒼山蹊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蒼梧南越○趙曰虞舜死於蒼梧之野指言虞舜以述十七舅所往之處也 推遷孟母鄰 洙曰孟子序曰幼被慈母三遷之教潘安仁閑居賦孟母所以三徙注孟軻母與軻少居近墓軻乃戲爲墓間母曰此非所居去居市傍軻复戲爲商賈又居學館之傍遂爲大儒○趙曰孟母指言十七舅之母也 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洙曰張平子四愁詩側身東望涕霑翰蜀都賦望之天廻即之雲昏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崔偉

賢良歸盛族 趙曰周禮友行以尊賢良賢則行之傑良則才之美 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 洙曰徐庶字元直謂先王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王遂詣見○趙曰以言倦舅於徐庶子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操之流而已 劉牢出外甥 洙曰桓玄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人今舉大事孰爲無成○趙曰公以無忌自比也 泥塗豈珠玉 蘇曰莊趙泥塗之中豈逭珠玉○趙曰言崔舅謂明

珠白玉之質豈宜辱在泥塗乎環堵俱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獻甲兵

氣春江上別洙曰謝玄暉江上徒離憂楚詞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傷春心淚血渭

陽情洙曰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趙曰淚盡繼之以血渭陽情全出晉書無渭陽情舟鵲排風影

林烏反哺聲洙曰東晳補亡詩嗷嗷林烏受哺於子○趙曰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也李善註文選有曰鵶

黑而反哺者烏子永嘉多北至洙曰永嘉之亂元帝度江衣冠多自北至○鄭曰永嘉晉年號○趙曰言崔舅

自北而來也勾漏且南征洙曰葛洪求為勾漏令以有丹砂也楚詞油吾南征○鄭曰句古候切邑名屬

交阯必見公侯復洙曰左傳公侯必復其始○趙曰今句可以見崔舅貴人之孫也終聞盜

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凄清趙曰此擬風土而言之也蓋以南方多熱而北郡獨

京矣橘井在郴州神仙蘇耽於山下鑿井種橘救鄉里之疾病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

行洙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左傳當官而行何強而有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甫從姑之子

有美生人傑洙曰人中之豪傑以其傑出故謂之人傑漢有三傑由來積德門漢朝

丞相系洙曰謂蕭相国何梁日帝王孫洙曰梁武帝姓蕭蘊藉爲郎

久洙曰以蘊藉而爲郎東觀漢記桓榮溫恭有蘊藉文穎曰寬博有餘也魁梧秉哲尊洙曰周勃傳魁

梧奇偉一音梧魁言丘墟壯大之意也梧者言其可驚悟○汪端本曰漢蕭望之爲儒宗注云宗尊也又望之爲人堂堂有風貌故

云云詞華傾後輩蘇曰高鳳詞華後輩傾推宜爲師範風雅藹孤騫趙曰騫音虛言

切飛舉之皃也○師曰騫騰也言飛騰無與之偶故曰孤騫宅相榮姻戚洙曰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

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爲公○趙曰蕭氏杜家之後孫故比之爲魏舒也○師曰北史李

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七子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之謂賓客此兒當成

吾宅相蕭乃甫姑之子故有宅相之女兒童惠討論趙曰方兒童時得蕭兒惠以討論之益也○林敏功

曰惠聰慧也見知真自幼洙曰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

甲之以爲婚姻謀拙愧諸昆洙曰子美與蕭爲姑舅之昆仲漂蕩雲天闊沉埋

日月奔洙曰渠天闕言漂蕩而相去愈遠也日月奔謂沉埋而歲月易失也致君時已晚懷
古意空存趙曰上句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而自後謀拙則每媿諸兄其謀拙者何飄蕩於外而不能仕進以致君故也
中散山陽鍛洙曰嵇康爲中散大夫尚性絕巧而好鍛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
愠之色向秀傳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愚公野谷村洙曰列子愚公移山而智叟笑止
之○修可曰韓子昔齊威公入山間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去傍隣以臣爲愚遂名
爲愚公谷江淹兎園賦坐帳無鶴支床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寧紆長
者轍洙曰陳平以席爲門而門多長者車轍腳著王公軒轍○趙曰公在山陽愚谷之間自以其僻矣而蕭兄臨之故有此句
歸老任乾坤

○婚姻

古詩二首　　律詩三首

佳人○王深父曰佮倫則人之惡告者正不足以長之也○師曰詩簡兮刺不用賢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兮蓋言賢者有佳美之德此詩亦以佳人喻賢者君用新進少年至於疏弃舊臣甫寓意有此作非獨爲

佳人之什讀者可以意會

絶代有佳人洙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代而特立幽居在空洙曰一作山谷洙曰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自云良家子洙曰趙充國傳六郡良家子。朱曰漢成帝選良家子充後宮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洙曰一云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蘇曰崔弘礫於市骨肉不得收葬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蘇曰徐邈萬事興衰轉燭相似何必計較夫婿輕薄兒洙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新人美如玉洙曰一云已如玉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合昏尚知時定功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趙曰佳人自怨之辭言物之有合有偶而人之不若也。天覺曰周處風土記云合昏槿也。詠曰陳藏器本草曰晨葉舒而暮即合故曰合昏一名合歡即夜合也葉似皂莢之極細鍼不落。孝祥曰陸佃刻漏銘曰合昏暮卷蓂莢朝開鴛鴦不獨宿洙曰詩鴛鴦于飛鄭

氏婚禮謁文○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隨列異傳宋康王埋
韓憑夫妻宿夕文木生鴛鴦雄雌各一常栖樹上晨夕交頸音
聲感人○趙曰鴛鴦今注曰鴛鴦匹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蒼頡曰雄鳴曰鴛雌鳴曰鴦但
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趙曰李白亦云新人如花雖可寵舊人似玉猶來重字起○蕭曰古
詩新人工織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趙曰此佳人志士之辭○逸曰晉孫綽蘭
亭詩序曰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所以停之則清混之則濁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因所遇而感興侍婢賣
珠迴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爲事牽蘿補茅屋蘇曰陶景山居賦云采芝覃爲鮮蘇
牽藤蘿補岩屋景差山齋云牽蘿摭壞籬換茑補瀰茅此乃見工部深得換骨法摘花不插髮修可曰一
作髻以言其不事粉飾此詩所謂自比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采栢動盈掬洙曰詩終朝采綠不
盈一掬○蘇曰胡爵隱居衡山采栢子食年踰百歲面顏如兒童少壯追奔不及水微中往往人見之天寒翠袖
薄日暮倚脩竹洙曰屈原山鬼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後漢竇玄傳妻與玄書曰弃妻斥女敬白竇生
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
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云云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

生妻之故舊妻乃云云○趙曰上句言天氣已寒而翠袖尚薄下句則所思遠矣○師曰栢與竹歲寒不改其操亦猶君子見逐於君而吾操守終無改易此所以為忠臣貞婦也

新婚別 王深父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朞不使政出於刑名則一切便狠而已此詩所以盡其常分而不能忘禮義余是以錄之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朱曰古詩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詩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栢蔦寄生也女蘿兎絲松蘿也陸機疏云今兎絲蔓草上生黃赤如金合藥兎絲子是也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趙曰兎絲當附松栢而乃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嫁女與征夫不如弃路傍 蘇曰周述生而怪異父曰不如弃置路傍毋弗許後文章隨名結髮為妻子 朱曰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席不煖君床 朱曰孔席不暇煖○蘇曰王簡樓君床席未暖遽蒙弃逐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忽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 朱曰一作戍 朱曰河陽東都也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鄭曰諸良切○夢符曰右按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

以忽顏師古曰尊章言舅姑也。晴可曰曹子建詩妾身守空閨。呂曰按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
。師曰妐之夫曰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洙曰婦人謂嫁曰歸雞狗亦得將洙曰狗一作犬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
洙曰鮑昭生軀蹈死地謝靈運登石室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韓信置之死生而後生魏文帝詩斷絕我衷腸。趙曰鮑照詩沉痛切中腸
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洙曰北山移文蒼黃翻覆。蘇曰形勢不可敵軍馬蒼黃擊其左右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洙曰古詩努力加餐飯。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陵努力崇明德樂府少壯不努力
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蒼梧曰古按前漢書李陵與單于戰陵曰上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洙曰一作致此羅鄭曰襦人朱切短衣也羅襦不復施洙曰淳于髡云羅襦襟解對君洗紅粧洙曰古詩娥娥紅粉粧仰視
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洙曰一作生多錯迕與君永相

望鄭曰無方坊○趙曰宋玉風賦回穴錯迕注云雜錯交迕也○師曰詩采綠刺怨曠也觀甫用此詩怨別又甚於采綠者矣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
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
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
事遂停

禁臠去東牀洙曰晉謝混字叔源劉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臣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爲戲混竟尚主王羲之傳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其女妻之趨庭赴北堂洙曰語陳亢問於伯魚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韓詩伯苦爲得誤

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跡背者何背之義婦人所常居者堂也故知背爲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注房半以北爲北堂者房室所居之地揔謂之堂

風波空遠涉 蘇曰劉琨至高安歎曰事不我濟空遠涉風波

琴瑟幾虛張 洙曰詩鹿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董仲舒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趙曰夫婦以比琴瑟也公自注云幾首拍巨至切泊及也

溼水出騏驥 洙曰漢武元鼎四年馬生溼注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旁後馬翫習久之乃令人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師古云溼音握

崑山生鳳凰 洙曰東京賦鳴女床之鳥鳥舞丹穴之鳳凰○趙曰莊子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則崑山可以言生鳳凰矣

兩家誠款款 蘇曰秦晉法帖兩家誠心款款秦比姓偕行

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 洙曰襄二十七年傳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不能於秦也又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從來王謝郎 晉江左以王謝爲胄族當通婚

青春動才調 蘇曰祖瑩青春倜儻容意爽邁動成吟

白首缺輝光

王潤終孤立 洙曰晉樂廣字彥輔人謂之冰鏡女婿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云白婦翁冰清女婿玉潤